

仙境

19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学府书店

仙境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19



0392085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①⑨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(全 73 册)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 言

《仙境》这个故事，是一个悲剧故事，比镜花水月更悲剧，因为满山谷的宝石，是真实的存在，可是到了那山谷，一不小心，人就会变成怪物，而且是逐步变化，恐怖莫名。

这故事的背景相当特别，当主角多情得很，一对新婚夫妇的悲惨遭遇，也很令人同情，是不是借很多的悲剧性遭遇，表示了人类追求仙境的虚幻呢？作者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收在这本书中的另一篇《奇玉》，是一个推理形式的故事，故事本身并不特别，但最后的结局，却相当有趣。对人性贪婪，暴露无遗。

忽然想起了：

“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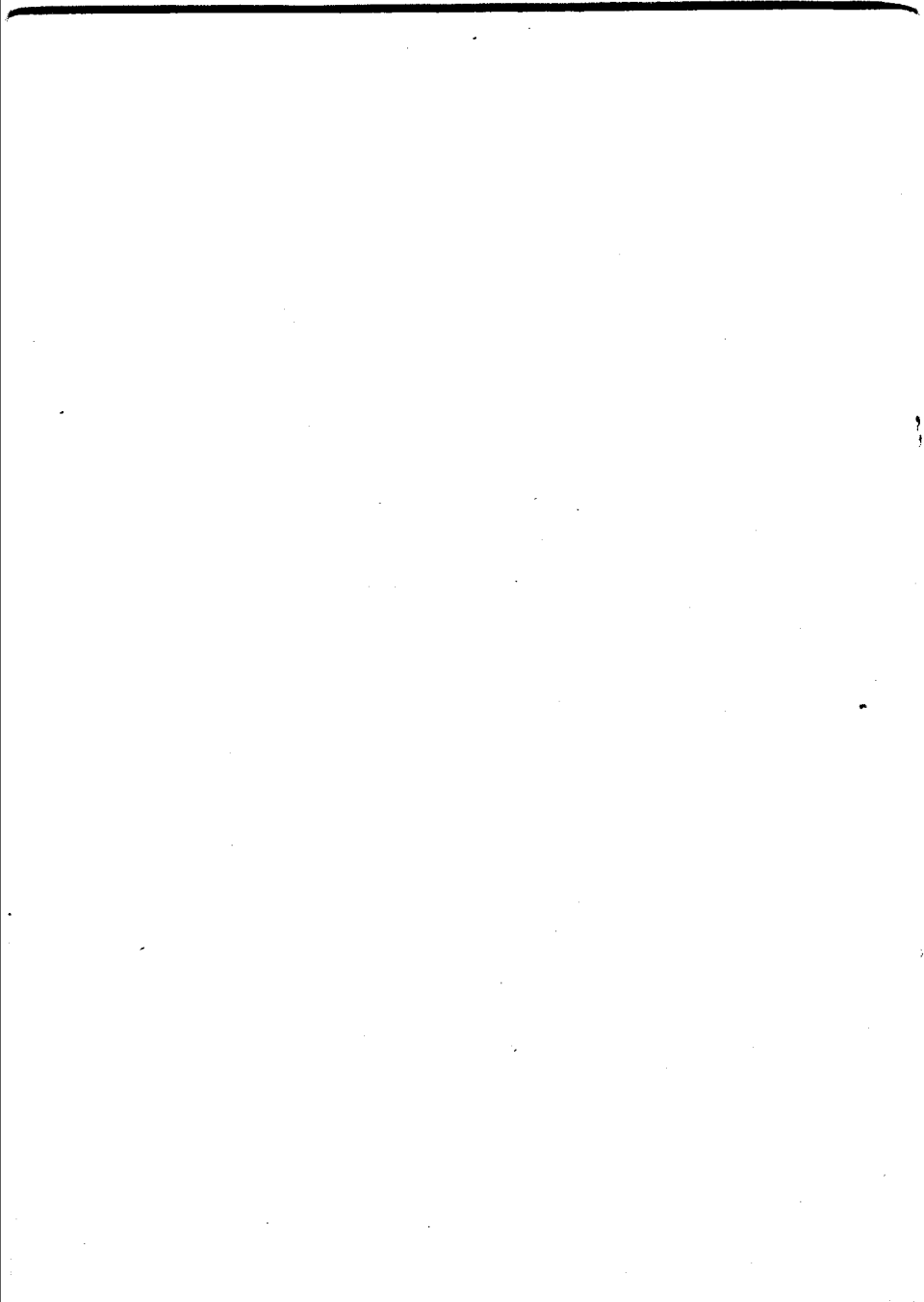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

谁能识透坏到极处的人心？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仙境



第一部：一幅奇特的油画

天突然冷了下来，接近摄氏两度。皮肤对寒冷的感觉，就是以这个温度最敏感，街头上看到的人，虽然穿着很臃肿，但是却有着瑟缩之感。

我从一个朋友的事务所中出来，办公室中开着暖气，使人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，出来给寒风一吹，反倒清醒了不少，我顺着海边的道路走着，风吹在脸上，感到一阵阵的刺痛。

我将大衣领翻高，脸也偏向另一边，所以我看到了那幅油画。

那幅画放在一家古董店中，那家古董店，是市中很著名的一家，规模很大，不但售卖中国古董，也卖外国古董，唯一的缺点，就是东西摆得太凌乱。据说，那也是一种心理学，去买古董的人，人人都以为自己有幸可以廉价买进一件稀世奇珍，所以古董店商人才将货品随便乱放，好让客人以为店主对货品，并没有详细审视过，增加发现稀世奇珍的机会。

但事实上，每一份货品，都经过专家的估价，只要是好东西，定价一定不会便宜。

那幅将我的视线吸引过去的油画，随便地放在墙角，它的一半，被一只老大的铜鼓遮着，另一边，则是一只很大的铜烛台。

所以，我只能看到那幅油画的中间部分，大约只有三

尺高、四尺宽的一段。

然而，虽然只是那一段，也已经将我吸引住了，我看到的，是一个满布着钟乳石的山洞，阳光自另一边透进来，映得一边的钟乳石，闪闪生光，幻发各种奇妙的色彩，美丽之极。

就那一部分来看，这幅油画的设色、笔触，全属一流，油彩在画布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梦幻也似绚烂缤纷的色彩，决不是庸手能做得到的。

我站在橱窗之外，呆呆地看了一会，心中已下了决定，我要买这幅画。

我对于西洋画是门外汉，除了叫得出几个中学生也知道的大画家名字之外，一无所知，但我还是决定要去买这幅画，因为它的色彩实在太诱人了。

我绕过街角，推开玻璃门，走了进去。

古董店中的生意很冷落，我才走进，一个漂亮的小姐便向我走了过来。

古董店而雇用时装模特儿般美丽的售货员，这实在是很可笑的事，或许这是店主人的另一种的招徕术吧！

那漂亮的小姐给了我一个十分动人的微笑：“先生，想要什么？”

我知道古董店的坏习惯，当你专门要来买一件东西的时候，这件东西的价格，就会突然高了起来，所以我也以一个微笑：“随便看看。”

我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欢迎之至。”

于是，我开始东张张西望望，碰碰这个，摸摸那个，每

当我对一件东西假装留意的时候，那位漂亮的小姐就不厌其烦地替我解释那些古董的来历：这是十字军东征的战矛，那是拜占庭时代的战鼓，这件么，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来历，先生你有眼光买去，可能是稀世珍品。这个印加古国的图腾，用来作为客厅的装饰最好了。

一直到我来到了那幅画的前面，我站定了身子。

从近处来看，那幅油画上的色彩，更具有有一种魔幻也似的吸引力，我移开了铜鼓和烛台，整幅画，画的是一个山洞。

那山洞的洞口十分狭窄，在右上方，阳光就从那上面射下来，洞口似乎积着皑皑的白雪，山洞深处十分阴暗，但是在最深处，又有一种昏黄色的光芒，好像是另有通途。

当我站在那幅画前，凝视着那幅画的时候，仿佛像是已经置身在这个山洞之中一样，那实在是很奇妙难言的感觉，我看了很久，这一次，那位漂亮的小姐，却破例没有作什么介绍。

我看了足有三分钟之久，知道我神情上已无法掩饰对这幅画的喜悦，任何有经验的售货员，都可以在我的神情上，看出我渴望占有这幅画，我刚才的一番造作，算是白费了。

那不能怪我沉不住气，而是这幅画实在太逗人喜爱了。

我终于指着这幅画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的作品？”

那位小姐现出一个抱歉的微笑：“这幅画并没有签名，我们请很多专家来鉴定过，都无法断定是谁的作品，但那毫无疑问是一流好画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点着头：“它的定价是多少？”

那位小姐的笑容之中，歉意更甚：“先生，如果你要买它的话，那你只好失望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立时扬起了眉：“这幅画是非卖品？”

那位小姐忙道：“当然不是非卖品，两天之前，有位先生也看中这幅画，已买下它了。”

我的心中不禁十分恼怒，这种恼怒，自然是因为失望而来的，我的声音也提高了不少：“既然已经卖了，为什么还放在这里？”

大约是我的声音太高了，所以一个男人走了出来，那是一个犹太人，可能是古董店主，他操着流利的本地话：“这位先生，有什么不满意？”那位小姐道：“这位先生要买这幅画，可是我们两天前已卖出去了。”

我悻然道：“既然已卖出了，就不应该放在这里！”

那犹太人陪着笑：“是这样的，这幅画的定价相当高，两天前来的那位先生，放下了十分之一的订金，他说他需要去筹钱，三天之内，一定来取。”

我忙道：“我可以出更高价钱！”

那犹太人道：“可是，我们已经收了订金啊！”

“那也不要紧，依商场的惯例，订金可以双倍退还的，退还的订金，由我负责好了，这幅画的原来订价，是多少钱？”

犹太人道：“两万元，先生。”

“我给你两万五，再加上四千元退订金，我可以马上叫人送现钞来。”

我望着那犹太人，我知道那犹太人一定肯的，世界上没有一个犹太商人，肯舍弃多赚钱的机会，而去守劳什子的信用的。

那犹太人伸手托了托他的金丝边眼镜，迟疑地道：“先生，你为什么肯出高价来买这幅画？老实说，我们无法判断得出那是什么时代和哪一位大师的作品。”

“我不管他是什么时代的作品，我喜欢这幅画的色彩，它或许一文不值，你别以为我是发现了什么珍藏！”

犹太人的神色，十分尴尬，他忙道：“好了，但必须是现钞！”

“当然，我要打一个电话。”

“请，电话在那边，”那位漂亮的小姐将我引到了电话机前。

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进出口公司的经理，要他立即送两万九千元现钞，到这家古董店来。我的公司离这家古董店相当近，我估计，只要五分钟，他就可以到达了。

在那五分钟之间，那犹太人对我十分殷勤，用名贵的雪茄烟招待着我，让我坐在一张路易十六时代的古董椅子上。

五分钟后，公司的经理来了。

经理是和一个满面虬髯、穿着一件粗绒大衣的印度人一起走进来的。那印度人的身形十分高大，经理在走进来时，几乎被他挤得进不了门。

结果，还是那印度人先冲了进来。

那印度人一进来，犹太人和那位漂亮小姐的脸上，都

有一种不自然的神情。

我还未曾明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间，那印度人已从大衣袋中，取出了一只牛皮纸信封来，那信封胀鼓鼓的，显然是塞了不少东西。”

他将那信封，“拍”地一声，放在桌上：“这里是一万八千元，你数一数。”

他话一说完，便立时向那幅油画走去。

在那一刹间，我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！

那印度人，就是在两天前，付了订金要买那幅油画的人，现在，他带了钱，来取画了！

我心中不禁暗骂了一声，事情实在太凑巧，如果我早三分钟决定，取了那幅画走，那就什么都不关我的事了。

这时，经理已经走到我的身边，我立时道：“我的钱已经来了！”

我知道，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，那犹太人一定会将那印度人打发走的。

果然，犹太人立时叫道：“先生，慢一慢，你不能取走这幅画！”

印度人呆了一呆：“为什么，这信封中是一万八千无，再加上订金，就是你要的价钱。”

犹太人狡猾地笑着：“可是这幅画……已经另外有人要了，这位先生出两万五千元！”

印度人怒吼了起来，他挥着拳头，他的手指极粗，指节骨也很大，一望便知，他是一个粗人，他大声道：“我是付了订金的。”

“我可以加倍退还给你！”犹太人镇定地说：“如果你一定要这幅画，你可以出更高的价钱！”

印度人骂了一句极其粗俗难听的话：“这算什么？这里是拍卖行？我不管，这幅画是我的！”

他一手提起了那幅画来，那幅画有三尺高，七尺长，他一提了起来，就将之挟在肋下，可见得他的气力，十分惊人。

可是，就在他提起画的那一刹间，犹太人也拿起了电话：“如果你拿走这画，我立即报警！”

印度人呆了一呆，他仍然挟着那幅画，向我走了过来，在我身边的经理，看见巨霸一样的印度人向前走了过来，不由自主，向后退了两步。

那时候，我多少有点歉然的感觉。因为从那印度人的情形来看，他不像是一个经济宽裕的人，不然，他就不必费两天的时候来筹那笔款项。

而他仍然去筹了那笔钱来，可见他对这幅画，确实有过人的爱好，那么，我这时是在夺人所好了。

所以，尽管我十分喜欢这幅画，我也准备放弃，不想再要它了。

可是，我的心中刚一决定了这一点，那印度人的一句话，却使我改变了主意，那印度人来到了我的面前，竟然出口骂人道：“猪猡，你对这幅画，知道些什么？”

一听得他出口伤人，我不禁无名火起，我冷冷地道：“我不必知道这幅画，只要知道我有两万九千元就行了，猪猡，你有什么？”

那印度人挥着他老大的拳头，他的拳头已经伸到了离我的鼻子只有几寸时，我扬起手来，中指“拍”的弹出，正好弹在他手臂的一条麻筋之上。那印度人的身子陡地一震，向后退了开去，他仍然紧握着拳，但是看来，他已放弃了向我动手的意图，他大声道：“你不能要这幅画，这是我的！”

如果他不是上来就声势汹汹，而讲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一定不会与他再争执。可是，我也不是脾气好的人，我已经决定惩戒印度人的粗鲁，而我惩戒他的方法，便是让他得不到那幅画。

我冷笑着：“那是店主人的画，他喜欢将画卖给谁，那是他的事！”

印度人转过身去，吼叫道：“再给我三天时间，他出你多少，我加倍给你！”

犹太人眨着眼，我出他两万五千元，如果加倍付给他，那便是五万元了。

这幅油画，虽然有着惊心动魄，梦幻也似的色彩，但是，它并不是一幅有来历的名画，老实说，是无论如何值不到五万元那样高价的。

这时，我的心中不禁有些疑惑起来。要就是这个印度人的神经有些不正常，要就是这幅画中，有着什么独特的值钱之处，不然，以他要化三天时间，才能筹到另外的三万元而言，为什么他一定要这幅画？

犹太人一听得印度人那样说，立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来，他刚才还在拿起电话，装模作样要报警，赶那印度人出去。

但这时，他却满面堆下笑来：“先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！”

“当然不是，这里是两万元，那是订金，三天之内，我再带三万元来取画，过期不来，订金没收！”印度人一面说着，一面又恶狠狠地望着我。

在这时候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我虽然好胜，但是却绝不幼稚。

如果这时候，我再出高过五万元的价格，去抢买这幅画的话，那我就变成幼稚了。而且，我看到那印度人满额青筋暴绽的样子，分明他很希望得到那幅画，这种神情，倒很使人同情。

所以，当他向我望来之际，我只是向他笑了笑：“朋友，你要再去筹三万元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！”

印度人的额上，又冒出了汗来，天那么冷，他的额上居然在冒汗，可知道他心情的紧张，已到了何等地步，他道：“那不关你的事。”

我道：“如果你肯为你刚才的粗言而道歉的话，那么，我可以放弃购买这幅画。”

印度人瞪大了眼：“我刚才说了一些什么？”

“你口出恶言骂我！”

印度人苦笑了起来：“先生，我是粗人，而且，我一听得说你以更高的价钱买了那幅画，我心中发起急来，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我！”

他那几句话，讲得倒是十分诚恳，我本来还想问他，为什么要以那么高的价钱去买这幅画的，但是我转念一想，他

那样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他未必肯告诉我，若是我问了他不说，那岂不是自讨没趣？

所以，我站了起来：“算了，你既然已道歉了，那么，我不和你竞争了，你仍然可以以两万元的价格，买这幅画。”

这一来，那犹太店主即发起急来，他忙道：“先生，你为什么不要了？唉，你说要的啊！”

我笑着：“刚才你似乎对这位先生的五万元更感兴趣，所以我不要了。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已向门外走去，当我和经理一起来到古董店门口的时候，一阵寒风，扑面而来，令得我陡地呆了一呆，缩了缩头。

就在那时，那印度人也挟着画，从古董店走了出来，印度人直到了我的身边，道：“先生，你有两万九千元，是不是？”

我怔了一怔，印度人的这个问题，实在是来得太突兀了，我有两万九千元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除非他知道我身边巨额的现钞，想来抢劫，如果他那样的话，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。

我凝视着他，印度人大约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太古怪了些，所以他忙道：“先生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钱，而且你又喜欢这幅画，那么，我们或者可以合作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兴趣？”

我不禁奇怪了起来：“合作什么？”

印度人道：“这件事，如果你肯合作的话，我们不妨找一个地方，详细谈一谈！”

我仍然望着那印度人，心中奇怪了。想和我合作些什么，反正我是一个有着太多的空闲时间，没有事找事做的人，和他去谈谈，也不会损失什么。

所以我只考虑了极短的时间，就道：“好的，离这里不远，有一家印度俱乐部，地方也很清静，我们到那里去坐坐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印度人满口答应着。

我请经理先回去，那印度人仍然挟着那一大幅油画，我和他一起走过了一条马路，走进了一幢大厦，我所说的那俱乐部，就在大厦的顶楼。

我和他一起走进电梯，那幅油画十分大，要斜放着，才能放进电梯中。电梯到了顶楼，我和他一起走出来，来到了俱乐部的门口。

门口一个印度守门人，忽然对我以手合十，行了一个礼，我不禁感到突兀，因为我来这里不止一次，从来也没有人向我行礼。

在我一呆之际，我随即发现，那看门人并不是在向我行礼，而是向我身后的那印度人！

那印度人却大模大样，连头也不点一点，像是根本未曾看到看门人在向他行礼一样，就走了进去。

那时候，我的心中已经十分疑惑，而越当我向前走去时，我的疑惑便越甚。

在俱乐部中每一个职员，都向我身后的印度人行着礼，我向一个职员道：“请给我一间房间，我和这位先生有话商谈。”